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九十八回 殺賊官馬快報仇冤

張君德、劉奉二人，聞聽徐克展之言，二人站起身來。徐克展一見，說：「二位老弟，休要莽撞，眼時去不得。別說你我三人，就有三萬人，也難殺熊道台的舉家！那時被他知覺，反為不美。此時天氣才黑，莫若等夜靜更深，你我帶兵刃，暗地而去，越牆而過，溜進內院，撥門而入。如此而辦，方能有成。二位老弟，還有一件事情：道台手下，有一名長隨，名喚吳連升，身上也有點武藝，今年二十四歲。他也賴著算是官親，皆因他姐姐給熊恩綬做二房，故此他才在內院東廂房住著。未殺熊道台，先殺了這個狗男女，省得他出來，又要多事。」張君德、劉奉二人聞聽，說：「此話有理。」他三人，說話之間天將晚，段家小廝乘上燈。汪氏早備酒共飯，一齊歸座飲劉伶。張、劉並不鬧客套，三個人，酒不多飲是實情。登時飯完傢伙撤，忽聽外面定了更。眼下就殺熊恩綬，三人齊出院當中。他大家，不多一時出屋內，望上看，克展、張、劉吃一驚：一輪明月清又亮，好似白晝一般同，行刺就如將賊作，明月當空怎敢行？克展不由一聲歎，眼望張、劉把話云：「你我三人失檢點，忽略這件大事情。昨日晚上孟蘭會，今日晚，玉兔精足分外明。想是文經該如此，狗官不該喪殘生。」說話之間鑼兩棒，路上斷絕人往行。三人正在為難處，真奇怪，一片烏雲把月蒙，霎時恰似黑鍋底，淋淋漓漓帶雨星。徐克展，張、劉一見心大悅，滿面添歡長笑容！

列位明公，這件事也是個天意該當如此。徐克展等三人，要殺熊道台的舉家，好救段文經，正愁著明月當空，不敢前去，忽然間來了一塊烏雲，把一輪明月掩住，霎時間陰得好像黑鍋底一般。徐克展、張、劉三人一見，心中大悅，並不怠慢，連忙都將長衣脫去，每人都穿上綁身小襖，一條線帶殺腰，靴子脫下，換上薄底快靴，足青布的單套褲，手巾勒頭，每人各找鋼刀一口，暗藏身邊。諸事已畢，徐克展眼望汪氏講話。

徐克展，眼望汪氏尊「嫂嫂，仔細留神聽我云：我們去把官衙進，你們收拾莫消停。等我們，殺官救哥出牢獄，咱們一齊好出城。」汪氏回答說「知道，不用妹夫細叮嚀。」

殺死狗官將仇報，就死黃泉也閉睛！」徐克展，一同張、劉往外走，小廝隨後開放門，送出三人將門閉，小廝進去不必云。再講張、劉、徐克展，各把鋼刀帶在身。一直徑奔後街上，耳目分外留上神。穿街越巷來得快，逕奔道台衙門。他三人，路見不平行此事，要殺貪官把帳清。三人一路不敢慢，唯恐人聽走漏風。一里之遙來得快，瞧見公衙眼下存。只聽裡面更鼓響，銅鑼連打整三聲。三人走至牆根下，側耳留神仔細聽。寂寞無聲人睡定，後來又，細聽堂鼓打不鳴。徐克展，悄悄低語來講話：「二位老弟仔細聽，趁此夜靜無人曉，你我快些進衙中。就從此處月牆過，這是箭道少人行。」張、劉二人說「有理，徐哥之言理上通。」三人說罷不怠慢，「嗖嗖」，縱在牆頭上面存。輕輕跳在流平地，躡足潛蹤往裡行。這是天意該如此，道台衙門土變紅。三個人，連忙就將箭亭上，一旁穿過又前行。繞過書房朝東拐，二堂穿過到宅門。三人站在宅門外，側耳向裡細留神。聽夠多時無動靜，徐克展，悄悄低言把話云。

徐、劉、張三人，在宅門以外聽夠多時，裡邊並無一點動靜，全都睡熟。徐克展低言向張、劉二人講話，說：「咱們進去，須得先奔東廂房，先殺了長隨吳連升，然後再殺貪官，方保無事。若不然，進去先殺貪官舉家，驚醒吳連升，他必出來動手，那時反倒誤事。」劉、張二人聞聽，說：「此話有理，事不宜遲，咱就進去動手！」

他三人，說罷之時不怠慢，一齊越牆進宅門。俱各鋼刀擎在手，來到那，東廂房外站住身。側耳留神聽詳細，只聽房內打呼聲。徐克展，聽夠多時不怠慢，走上前去手推門。

也是長隨該命盡，前生造定刀下坑。門並無關是虛掩，心中想：誰敢膽大偷官親？書裡言明不多敘，單表克展姓徐人。甩手一推門開放，三人俱各進屋中，趕上呼聲著刀剝，長隨一命赴幽冥。這正是，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送無常死不明。三人房中摸一遍，除死並無有活人。這才轉身向外走，要殺能杰把恨伸。走至門前用腳踹，心中想：殺了長隨不怕驚。「喀嚓」一聲門踹掉，徐克展，手舉鋼刀闖進門。留下張、劉在外守，克展一人去行兇。他知公子睡覺處，到牀前，伸手來抓色大的人。

馬快徐克展，先殺了會武藝的長隨，心中不怕咧，故此廂房踹門，門外留下張君德、劉奉把守，恐怕有救應。

且說公子熊杰，剛然睡著，忽聽門響，驚醒向外一看，影影綽綽，見一人手提鋼刀，直奔他來。說聲「不好！」往牀後一滾，早叫徐克展一伸手，揪住咧！說：「我把你這色大的狗子！你往那裡走！仗你父的官威，強要霸有夫之女，今日狹路相逢，管叫你威難使！」言罷，手起一刀，將人頭剝下，一鬆手，死屍倒在牀上。這時候，把個小內廝驚醒，嚇得說不出話來咧！就像殺豬的一般，徐克展一見，怕的是他嚷出來，反倒不好，回手一刀，將小內廝來祥也殺咧。

在位明公想理，徐克展踹門而入，又搭著小內廝哭嚷，這個響動也就不小咧。因此才上房中驚醒道台，熊恩綬打夢中就驚醒，吃了一驚。

熊恩綬，睡夢之中來驚醒，側耳留神仔細聽，聽夠多時無動靜，高聲開言把話云。他說道：「快把燈燭來點上！」

堂屋中，來祥的媽媽應一聲。立刻起來將燈點，熊道開言把話云：「你拿燈，快到少爺那屋看，問問他嚷主何情？」

僕婦答應說「知道」、連忙端起蠟扦燈。開開隔扇向外走，一磴磴，走下台階到院中。剛才要奔西屋去，忽然跑過人二名。不說長來不道短，張君德，手快先就下絕情。只聽「喀嚓」一聲響，老婆子，「哎喲」「咕咚」倒在平。手中蠟扦扔在地，只聽「噹啷」響一聲。熊道著忙吃一驚：「大概院內有強盜！」連忙穿衣下在塵。打牆上，摘下腰力擊手內，左手拿燈往外走，一直徑出上房門。剛下台階未站穩，跑上君德與劉奉。二人揪住熊恩綬，高聲開言把話云：「徐哥快些出來罷，我們倆，拿住了害民的貪官一個人！」